

第三回 原罪

Nyrk grjnjfiu uzu Z xzmv kf jvk lg re rttflek fe Kyv Rib?

当我弄明白如何获取非公开的号码和别人——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老师，甚至是陌生人——的信息之后，就一直对此很着迷。车辆管理局（DMV）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仓库，我能用什么办法挖挖它？

作为突破口，我首先用一家餐馆的付费电话打给 DMV 办公室，说，“我是 LAPD（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洛杉矶警察局）的坎贝尔警官，我们的电脑当机了，我的同事需要了解一些信息，你能帮我吗？”

DMV 的女士说，“你为什么不打给执法部门？”

哦，好吧——警察使用的线路有独立的电话号码。我怎么能找到这些号码？嗯。很显然警察局的条子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准备好了打电话到警察局去获取助我违法的信息吗？那是自然。

我打电话到最近的车辆管理所，说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我们需要打电话到 DMV，可是知道执法部门号码的警员已经出去了，我需要话务员给我那个号码，她很配合地给我了。”

我最近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想起我仍然记得那个 DMV 执法部门的电话号码，或许它到现在还能用，于是我拿起电话，拨号，DMV 有一个交换机电话系统，他们所有的号码都有一个相同的代码和前缀：916-657。只有分机号码——后面的四位数——才把部门区分开来。我随便选了后面四位数字，反正能接到 DMV 的某个人，这样我就拥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不是什么都知道这些内部号码的。

那位接电话的女士说出了我心中所想，我说，“这个号码不是执法部门的？”她答道，“不是。”

“我肯定打错了，”我说，“执法部的号码是多少来着？”

然后她就给我了！过了这么些年，他们还是什么也没学到。

在打电话到 DMV 的执法部之后，我发现这里有第二层保护，我需要一个“请求编号”。和过去一样，我当场编了个故事，让我的声音变得很焦虑，我告诉那位职员，“我们刚刚遇到了个紧急情况，我待会儿在打给你。”

再打给范奈斯的警察局，我说我是 DMV 的职员我在编制一个新的数据库。“你们的请求编号是 36472 吗？”

“不对，是 62883。”

（这个我经常用的小把戏很有效，当你询问一些敏感信息时，人们会很自然的生出怀疑，如果你假装你已经有了这些信息并给他们一些错误的提示，他们通常会纠正你——而这正是你想要的）

打了几通电话之后，我已经可以拿到加利福尼亚州任何人的驾驶证号码和家庭地址，或者是查询一个车牌得到其拥有者的名字和地址，又或者查询一个人的名字得到他或她的车辆登记信息。那时候我只是想练练手，过些年 DMV 应该会成为我开采的有各种用途的富矿。

所有这些我积累的工具就像是饭后的甜点，主菜仍然是电话盗打。我那时候打电话到太平洋电话和通用电话公司的各个部门，收集信息以回应“我能拿到哪些信息？”的自我质疑，督促我通过打电话建立自己的企业部门信息银行，我反复的使用常规程序、术语和转接的长途电话，要我追踪我变得越来越难了，我的大多数电话都是从公寓我妈妈的电话里拨出的。

当然飞客们(phreakers)喜欢向其他同好炫耀他们最近学到的新东西，我非常乐意向朋友、飞客或其他人分享我的恶作剧。有一天我黑进了电话公司的交换机，那台机器负责管理我的好伙计史蒂夫·罗兹与他奶奶所居住的区域，我更改了他们的“线路代码”，这样他们的住宅电话就变成了公共电话，当他或他奶奶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将会听到“请投入十美分”的声音。当然他知道是谁干的，然后打电话来抱怨，我答应撤销修改，但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它改成了监狱的付费电话。现在当他们想打电话时，一个接线员会在电话里说，“这个电话将被记录，请告知姓名。”史蒂夫又打电话来，“很有意思——但还是改回来吧。”我哈哈大笑然后将其恢复原状。

电话飞客发现了一种可以免费打电话的方法，利用某些类型的“分流器”上的漏洞——分流器是用于提供呼叫转移服务的设备（比如，应答服务），这是在呼叫转移由电话公司控制之前的年代。飞客会在一个他了解的时段打去电话，在商场已经息业的时候。如果有应答服务员接起电话，他就会问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你们商场什么时候开始营业？”当那个人给出答案并挂断电话之后，飞客会停留片刻，直到他听到拨号音为止。这样飞客就能免费打电话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费用会归到商场。

分流器也能被用在社会工程学攻击上作为跳板接收来电。

另一种使用分流器的方法是飞客打电话到“自动号码鉴定”（简称ANI），用于电话公司的技术员从呼出的分流线路提取电话号码。一旦知道了这个号码，飞客可以将其作为“他的”的回路。要应答线路，飞客只需要打电话到商业公司分离电话的主号码，但是这一次，当分流器将其送到第二线路接应答服务时，就会正确的接通来电。

有一天晚上我用这种方法和我的朋友史蒂夫聊天，他接听使用的分离线路属于一家叫做珍贵咖啡厅的公司（位于圣费尔南多谷）。我们在谈论电话盗打的相关技术时，突然有一个声音打断了我们。

“我们在监听。”陌生人说。

史蒂夫和我都立马挂断了电话，我们用直连线路再次接通电话，哈哈大笑说那个电话公司的傻蛋居然想吓唬我们，谈论那些电话公司员工的白痴事迹。同一个声音再次打断了我们：“我们还在监听！”

这个傻蛋到底是谁？

过了些日子，我妈妈收到一封来自通用电话公司的信，接着唐·穆迪亲自到我家拜访，他是通用电话公司(GTE)的首席安全员，他警告我妈妈如果我不停止在做的那些事，GTE将因欺诈和滥用电话终止我们的电话服务。妈妈为此感到震惊和不安，穆迪也不是开玩笑的，当我继续我的飞客行为时，GTE彻底终止了我们的电话服务。我告诉妈妈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电话公司为每一条电话线路都分配了一个特定的地址，我们那条被终止的电话线路分配的是 13 单元，我的解决方案其实技术含量很低：我去五金店买了些用于粘在前门上的字母和数字，然后回到公寓，把“13”摘下来，在差不多的位置粘上“12B”。

然后我打电话到 GTE 并接通了处理供应的部门，我解释说一个新的单元，12B，被添加到了我所在的公寓，我请他们调整相应的记录。他们说这要 24 到 48 小时去更新系统。

我等着。

等我打回去的时候，我说我是 12B 的新住户，我想订购电话服务，那位电话公司的女士问我要把号码入到哪个名字里。“吉姆·邦德，”我说，“呃，不……还是用我的正式名字，詹姆斯。”“詹姆斯·邦德，”她重复了一遍，什么也没察觉到——甚至在我付费选择了一个自定义号码之后也无丝毫反应，我的号码是：895-5××007。

电话安装好之后，我把门外的“12B”取下来，粘回了“13”，那是几个星期以前 GTE 的某个家伙关闭线路的指定地址。

多年以后我了解到 GTE 为我建立了一份档案，那时我才 17 岁。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叫戴夫·康贝尔的人，大概二十多岁，但还没有摆脱青春痘的困扰，好好一张脸就这么毁了。他负责维护洛杉矶联合学区的 PDP-11/70 小型机，

那上面运行着 RSTS/E 操作系统，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知道一些我非常佩服的计算机知识，我很想加到他们那个圈子里，这样就能分享到那些信息，我花了些功夫在戴夫和他的朋友尼尔·戈德史密斯身上，尼尔是一个短头发胖乎乎的家伙，他的生活看上去只属于食物和计算机。

尼尔告诉我，他们同意我加入他们的圈子，但是我必须证明我自己，他们想要访问一个叫做“方舟（the Ark）”的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位于 RSTS/E 的数字设备部门，他们的开发组正在使用这套系统。他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入侵方舟，我们就认为你够资格分享我们的信息。”然后为了让我迅速进入工作，尼尔给了我一个拨号号码，那是他在 RSTS/E 开发组工作的朋友给他的。

他给我这项挑战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办到，

也许真的没什么可能性，但我一定要试一试。

拨入那个 modem（调制解调器）号码，显示出一个方舟的登录框，理所当然的，你得输入一个有效的帐号和密码才能进去。我该怎样拿到这些凭据呢？我想了一个可能会有效的计划，但在开始之前我需要知道一个系统管理员的名字——而不是开发小组里随便哪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必须要管理着数字部门的内部计算机系统。我打电话到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方舟所在的交换机机房，然后要求转接到计算机室。

“哪一个？”交换机室的女士问道。

哎呀，我还没想过要调查方舟所在的实验室，我说，“就是 RSTS/E 开发部的那个。”

“哦，你是说活动地板（raised-floor）实验室，我帮你连接。”（大型计算机系统经常被分配在活动地板实验室，这样所有的重要线缆都可以在下面通行）

一个女士接起电话，我是在赌博，但他们无法追踪来电，所以即使他们起了疑心，我也没什么好损失的。

“方舟的 PDP-11/70 是在这个实验室吗？”我问道，这里给出了一个当时最先进的 DEC 小型机的名字，我猜开发组应该有用到这种机型。她回答说是。

“我是安东·契诺夫。”我撒谎从来不脸红，契诺夫是 RSTS/E 开发组的核心成员之一，我这是在赌她不熟悉契诺夫的声音。“我的方舟帐号在登录时出现了问题。”

“你应该去找杰瑞·科瓦特。”

我问他的分机号码，她很爽快的给了我，然后我联系上杰瑞，我说，“嘿，杰瑞，我是安东。”就算他并不真正认识契诺夫，至少也听过他的名字。

“嘿，你好吗？”他的回答很欢快，他显然对契诺夫并不熟悉，连声音都听不出来。

“还好，”我说，“但你们是不是删掉我的一个帐号了？我上周为测试代码建立了一个帐号，现在我不能用它登录了。”他问我帐号名称，我从经验上判断，在 RSTS/E 上帐号是由项目编码和程序员编码组合而成的，比如 1, 119——这两个编码的最大值是 254。特权账户的项目编码总是 1，我还发现 RSTS/E 开发组使用的程序员编码是从 200 开始的。

因此我告诉杰瑞我的测试账户是“1, 119”，这个号码没有分配给任何人。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检查了一下然后告诉我没有任何名为 1, 119 的账户。“该死，”我回答道，“肯定是有人删除了，你能帮我重新创建一个吗？”天灵灵地灵灵，契诺夫说话最最灵。“没问题，”杰瑞说，“你想设置个什么密码？”

我抬头看见对面橱柜上有个草莓果冻罐子瞪着我，我告诉他，“密码就用‘jelly’（果冻）”

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告诉我，“好了，搞定了。”

我亢奋起来，肾上腺素高涨，这也实在是太容易了，容易得让人无法置信，这个帐号真的生效了吗？

从我的电脑上，我拨入了我的未来导师尼尔给我的号码，连接成功并显示如下内容：

```
RSTS V7.0-07 * The Ark * Job 25 KB42 05-Jul-80 11:17 AM
# 1,119
Password:
Dialup password:
```

该死该死该死，我又用契诺夫的身份打电话给杰瑞·科瓦特，“嘿，我从家里拨号，它要一个拨号密码（Dial-up）。”

“你没在 email 找到这个密码？密码是‘buffoon’（小丑）”我又试了试，进去了！

在做其它事之前，我开始抓取所有开发组成员的密码，然后当我和尼尔碰面的时候，我告诉他，“进到方舟里面太简单，我有每一个 RSTS/E 开发者的密码。”他眼睛转了转，意思是“这家伙吹的哪张牛皮？”

他拨入调制解调器号码，调出方舟的登录框，我让他“挪挪屁股”，然后输入登录凭据，屏幕上显示出“Ready”提示。“满意了吗，尼尔？”我问。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就像是我向他展示中大奖的彩票一样。在他们了解了我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之后，尼尔、戴夫和其他几个朋友跑去了卡尔弗城附近的 PSI 公司，在那儿他们有最新、最先进的调制解调器，可以运行在 1200 波特率——这是我们的 300 波特率调制解调器的四倍。这些家伙开始下载 RSTS/E 源码。

老话说得好，盗亦无盗，（译注：别看错了哦，嘿嘿）他们现在想的可不是把我加入到圈子中

分享他们的信息，而是为他们自己下载到完整的 RSTS/E 源码。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帮混蛋居然打电话到 DEC 并告诉他们方舟已经被黑了，然后说是我干的，彻头彻尾的背叛，我毫不怀疑这些家伙一直就想着怎么出卖我，特别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这是在很多情况下第一次有我信任的人彻彻底底地出卖我。

十七岁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但一直专注于成为 RSTS/E 入侵的 PhD（博士），企业会刊登寻求雇佣有 RSTS/E 经验的计算机人员的广告，而那正是我的目标。我会打电话，声称自己是 DEC 外部技术支持，然后通常就能连线上一个将暴露拨号号码和特权账户密码的系统管理员。

1980 年 12 月，我“恰好”认识了一个叫做米迦·赫希曼的孩子，他的父亲“恰好”有一家叫做纯种研究公司的 RSTS/E 系统账户，我推测该公司一直记录着血统育种和投注的历史。我用赫希曼的账户连接到纯种研究所，利用一个安全漏洞获取了特殊权限，然后米迦和我开始自娱自乐学习使用这个系统，基本上就是小打小闹，后面发生的事却让人意想不到。米迦在一天深夜独自登录进去，纯种研究公司突然锁定了入侵并通知了 FBI，告诉他们攻击者使用的是赫希曼的账户。联邦调查员（Feds）拜访了赫希曼先生，他对这些攻击矢口否认，当他们施加压力时，他指证了自己的儿子，自然米迦就把我供了出来。当时我在我们公寓二楼我的卧室里上网、通过拨号调制解调器入侵太平洋电话公司的交换机，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打开窗户向下问道，“是谁？”那个回答让人胆颤心惊：“罗宾·布朗，联邦调查局。”

我的心开始砰砰跳。

妈妈问我，“外面是谁？”

“一个说他是 FBI 的人。”我回答道。

妈妈笑而不语，她不知道是谁但很肯定不会是 FBI。

我慌忙关闭了调制解调器，把几个星期以来刘易斯·迪·佩恩借给我的终端藏好，在那个年代，我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终端和一个用于连接到企业或大学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没有计算机显示器，我的命令回显会通过热敏纸打印出来。我只能隐瞒的事实是我的床下有许多热敏纸，充斥着数据可以证明我曾经一个星期里数次入侵了电话公司的计算机和交换机，同样还有私人公司的计算机。

当我下楼的时候，FBI 向我伸出了手，我顺其自然地握了握。“我曾经逮捕了斯坦利·里夫金。”他告诉我，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个人是那一行中的巨盗，通

过电子转账骗局从安全太平洋国家银行盗窃了一千万美元。那个 FBI 认为这能唬到我，可我知道里夫金之所以被抓，只是因为他回到了美国并对自己做过的走漏了风声。否则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海外生活。

但这个家伙是 FBI，那时候仍然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管到我做的计算机入侵，他说，“如果你继续在电话公司捣乱的话，最多可能被判刑 25 年。”我知道他在虚张声势，只是想吓唬我。

这没有用，等到他离开，我就又上了线，我并没有烧掉那些打印输出，是的，这很愚蠢，已经蠢到无可救药了。

如果那个 FBI 没有那样恐吓我的话，我母亲的反应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对于她而言，整件事情就像是冷笑话：一个在家玩玩计算机的孩子能造成多大的破坏？她对我在做的事完全没有概念。做不应该做的事给我带来的愉悦和舒适实在是棒极了，我沉迷于电话和电脑技术，就像个探险家，在数字世界自由翱翔，入侵系统享受纯粹的快感和满足感，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们斗智斗勇，发现如何绕过安全验证，学习事物的工作原理。

很快我就感觉到了一些来自当局的压力，米卡不久去了巴黎旅行，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已经在空中飞了数小时，突然 PA（扩声）系统传来一则通知：“米迦·赫希曼先生，请按下你的空姐呼叫按钮。”当他这样做了之后，一名空姐走向他并说，“飞行员想和你在驾驶舱内说话。”你能想象到他的震惊。

他被带到了驾驶舱，驾驶员对着电台说米迦到了，然后递给他一个麦克风。电台里一个声音响起，“这里是 FBI 特工罗宾·布朗，调查局了解到你已经离开了本土，在飞往法国的航班上，你为什么要去法国？”

整件事情没有任何逻辑，米迦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个特工又拷问了他几分钟，原来这个 Feds 认为米迦和我在做一些类似于大黑客斯坦利·里夫金喜欢做的事，比如设法从美国银行伪造转账到欧洲的银行。

这就像是一个跳跃的电影场景，我很喜欢它的快感。

当品尝到那种令人兴奋的味道之后，我就彻底沉迷了——并且渴望更多。在高中我的大脑彻底被黑客和飞客技术占领了，我很少呆在教室。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我免于辍学或被洛杉矶学区开除。

通过 GED 考试会给我相当于高中的文凭，而不用浪费任何我的时间或者老师的时间。我报名了这个考试，结果发现这比我预想的还要容易——估摸着大概是八年级的水平。

有什么能比得上成为一名大学生去学习计算机？

在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望的同时还能获得相应学位。1981 年夏天，我 17 岁的时候，我在伍德兰希尔斯附近的一所刚刚成立两年的学校——皮尔斯大学注册了。这所学校的计算机室管理员加里·列维发现我的激情，他把我收入门下，给我特殊照顾，允许我拥有一个在 RSTS/E 系统上的“特权账户”。

可惜好景不长，他离开了学校，没过多久，计算机科学主席，独一无二的查克·阿尔瓦雷斯注意到我用特权账户登录了系统，并警告我立刻注销。我解释说是列维给我的权限，但没能撇清，他把我带到计算机实验室，我父亲来到学校和阿尔瓦雷斯会谈，他用的借口是，“你儿子已经知道了足够的计算机知识，皮尔斯大学没什么可以教他了。”

我被退学了。

我失去了一个伟大系统的访问权限，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早期，个人计算机渐渐登录世界舞台，第一台桌面计算机已经包括了监视器，甚至还是内置的，Commodore 的 PET，Apple II 还有第一台 IBM PC 开始将计算机作为简易工具带给所有人，而对于重度使用者而言，计算机则更加方便快捷了。我已经快乐到了极点。

刘易斯德·佩恩曾是我在黑客和飞客活动里的亲密伙伴，他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想和我聚在一起学习。即使他比我大五岁——年龄差距导致了不小的差异——我们像孩童一样快乐地分享着电话飞客和黑客技术。我们还分享了同一个目标：访问企业的计算机，获取密码，获取那些我们不应该获取的信息。我从未损坏过任何人的计算机文件或者利用我获得的权限赚一毛钱，据我所知，刘易斯和我一样。我们相互信任——即使他的价值观和我的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U.S 租赁入侵，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策略入侵了 US 租赁系统，简单得我都不好意思尝试了，过程如下。

我打电话到目标公司，请求连线他们的计算机室，确保我在和系统管理员说话，告诉他，“这里是 DEC 技术支持的某某某[在那一刻突然在我脑海里冒出的某个名字]，我们在你的 RSTS/E 系统版本里发现了一个致命性的 bug，你可能会丢失数据。”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工程学技术，因为对丢失数据的害怕会让大多数人选择合作。

吓了吓他之后，我说，“我们可以为你的系统打补丁，这并不会干扰到你的操作。”这时那个人（有时候是女士）会迫不及待地给我一个拨号号码和系统管理员帐户。如果碰到任何障碍，我会这样说，“好吧，我们会通过 email 发给你”，然后跑路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U.S 租赁的系统管理员想都不想就给了我一个系统管理员帐户和密码，我进去创建了一个新帐户，然后给操作系统了安了个“后门”——可以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秘密访问的软件代码。

我把这个后门的信息和刘易斯分享了，就在之后的一次交流中，当时刘易斯正在和一个想成为黑客的人约会，她的名字有时候是苏珊·迅雷，她在之后的一次调查中透露有时候她会去做妓女，就为了赚点钱买计算机设备，当我想起这一茬时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总之，刘易斯告诉苏珊我已经入侵了 U.S 租赁并给了她一个访问帐户，或者是，就像他事后声称的那样，他没有给她但是她在计算机旁他留下的记事本里发现了这些信息。

没过多久，他们俩就开始吵架，然后分手，我想那并不愉快。然后她开始报复起我来，那会儿，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她的目标，也许她认为刘易斯和她分手只是为了和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玩黑，然后就一直指责我。

不管是什么原因，据说她用偷来的帐户进入到 U.S 租赁计算机系统，后来的报导中说她破坏了他们许多的文件，然后他们在他们所有的打印机里不停地打印，直到缺纸为止：

MITNICK WAS HERE （米特尼克在这里）

MITNICK WAS HERE

FUCK YOU（去死吧！）

FUCK YOU

整件事情真正波及到我是在之后的一份认罪协议中，政府坚持要把这件我没做过的事算到我头上，我面临的选择是承认这些侮辱的、荒谬的事情或者去少年监狱。苏珊对我发动了一段时间的攻击，扰乱我的电话服务，把我的电话号码停机。我只有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小小得报复了一下，有一次，在一家电话公司入侵的过程中，我需要一条电话线路不停地响起并且无人应答，我拨打的号码是一个公用付费电话，我真的只是恰好知道这个号码，可这个世界太小了，有时候巧合起来你都不会相信，苏珊·迅雷，她居然就住在那附近，恰好那时候她又走过那个电话亭，她接起电话并喂了两下，我认出了她的声音。

我说，“苏珊，我是凯文，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别想跟我斗！”

我希望她会怕上好几个星期。

我一直玩得很高兴，但是这样规避法律始终不能长久。

1981年五月，还是17岁，我把课外学习转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计算机实验室，学生们可以做布置的家庭作业或者学习计算机与编程。我在这里进行入侵，因为那时候我们买不起一台个人计算机，所以我只能找个像大学这样的地方访问计算机。

当然，学生计算机室的机器不能进行外部访问——你可以自己通过调制解调器拨号到其它地方，但只能是分机号码，而不是外部号码——这意味着挑战。小事一桩。计算机室的墙壁上有一部单独的无法拨出的电话：只能接听。就像是在高中克瑞斯特先生的计算机室我所做的那样，我拿起听筒轻轻拨动开关钩子，就像是正常拨号那样。连续闪拨九次就相当于拨号“9”，这样我就获得一条外部线路，然后我快拨十次，相当于拨号“0”，这样便能连线到一个操作员。

当操作员接听的时候，我请她回拨到我使用的计算机终端上的调制解调器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实验室的计算机终端没有内置的调制解调器，因此，为了进行调制解调器连接，你必须把电话听筒放入相邻的声学耦合器，耦合器能从调制解调器发送信号到电话听筒并结束电话线路。当操作员回拨到调制解调器号码，我会接起电话然后让她为我拨通一个电话号码。

我用这种方法拨入了许多使用DEC PDP-11运行着RSTS/E的企业，我可以假借DEC技术支持部之名去社工他们的拨号和系统验证服务。因为我沒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我只能像流浪汉一样从一个大学校园漂到另一个，获取我渴望的那些计算机权限。我感觉自己跑去上网的时候就像是打了激素一样开车，我会超速开车四十五分钟，只是为了短短的十五分钟上网时间。我想从未发生过有某个计算机实验室的学生发现我在做的事并向我吹口哨。

直到那天夜晚，当我坐在UCLA的实验室终端前，我听见响动，抬头一看，一大群警察直冲向我，我努力地想表现得像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小孩子。

他们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然后给亮出手铐，给我紧紧地戴上。

是的，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了相关法律制裁计算机入侵，但我还是个青少年，所以并没有面临入狱的危险。

然而我吓坏了，好怕好怕，我放在车里的行李袋中有许多打印出来的可以证明我入侵了许多企业的纸张。如果他们搜查我的车并找到了我的这些宝物，弄明白这些是什么，我将面临着最糟糕的惩罚，他们也许会通过这些打印纸发现我使用学校的计算机做了些什么。其中一个校园警察找到了我的车并发现了我那一袋子黑客宝物。

至此，他们把我押到了校园内的一个警卫室，就像是被逮捕一样，他们用“非法入侵”的名义扣留了我。他们打电话给我妈妈让她接我回家。最后，UCLA 没能找到可以理解我那一堆打印输出的高手，学院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只是把我的案子移交给县保释局，可能会由少年法庭进行审理……但是没有。

也许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我可以一直做这些事，虽然时不时会遇到各种惊吓，却无需真正担心。我被吓得不轻，但总算过去了。